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程硯秋玉霜簪 戲曲珍本叢刊

1

北京大學圖書館 編

千金記 羅經記 欄杆山 天書記 讀書聲
福呈現 獅蛇機 玉福記 太平錢 水游記
火雲洞 玉晴艇 玉簪記 未央天 古城記
石麟鏡 平妖傳 占花魁 四奇觀 白蛇傳
永園圖 吉慶圖 再來人 西廂記 西遊記
百子圖 回荊州 伏虎柏 衣珠記 邯鄲記
折桂傳 牡丹亭 青塚記 奈何天 虎符記
吳天塔 人中龍 忠義烈 征西傳 金鎖記
定軍山 宜男佩 珍珠塔 珊瑚帳 才人福
草廬記 風流配 洛陽橋 祝髮記 南西廂
記 爭功請罪 獲狗記 雪山寶卷 迷樓現
財星福 香囊記 獲尋親 三笑姻緣 紅梨
記 馬上緣 荷花蕩 倒流紗 胭脂雪 高
平關 宵光記 酒色財氣 祥麟現 通天犀
金瓶梅傳奇 才人福 千金記 乾坤嘯 梅
玉配 眼前報 吟風閣雜劇 蔡瑛歸朝 趙
氏孤兒 梅祝閣評 萬年歡 偷桃記 望湖
亭 清忠誨 凌雲俠 王十朋明叔叙記 混元
盒 琵琶記 琥珀匙 王瑞蘭 閨怨拜月亭
落金扇 焚香記 紫雲魚 紫釵記 景玉緣
滿金刀 尋親記 歸孝記 翡翠園 鳴鳳記
稱心願 銅銀府 蔡亭記 精忠記 滿床笏
漁樵記 梁紅記 翠屏山 蕉帕記 醉菩提
蝴蝶夢 盤陀山 錦西廂 龍鳳祥 蛟螭記
壽如葉 雙珠記 歸元鏡 翠桂園 麒麟閣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
程硯秋玉霜簪
戲曲珍本叢刊

1

北京大學圖書館 編

■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程硯秋玉霜簪戲曲珍本叢刊 / 北京大學圖書館編. —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4. 3

ISBN 978 - 7 - 5013 - 5063 - 6

I. ①北… II. ①北… III. ①戲曲—曲目—中國 IV. ①J8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3)第 081365 號

ISBN 978-7-5013-5063-6



書 名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程硯秋玉霜簪戲曲珍本叢刊(全四十四冊)

著 者 北京大學圖書館 編

責任編輯 殷夢霞 程魯潔

封面設計 翁 涌

出 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 7 號)

(原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 行 010 - 66114536 66126153 66151313 66175620

66121706(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 (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投稿中心

經 銷 新華書店

印 裝 北京華藝齋古籍印務有限公司

版 次 2014 年 3 月第 1 版 2014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開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張 1460

書 號 ISBN 978 - 7 - 5013 - 5063 - 6

定 價 28000.00 圓

編委會名單

主 編：朱 强 吳書蔭

副 主 編：李 雲 殷夢霞

編委會成員：劉大軍 吳曉雲 何艷華 丁世良 程魯潔

參與編輯人員：王 俊 呂淑賢 楊楠楠 展京芬

出版說明

程硯秋是二十世紀與梅蘭芳、尚小雲、荀慧生齊名的京劇四大名旦之一，在京劇表演藝術上取得了世人矚目的成就。表演之餘，他重視提高藝術修養，雅好書畫，醉心藏書，在梨園傳本的搜集上致力尤多，所藏源於金匱陳氏的戲曲鈔本多達千種。這批文獻對瞭解、保存甚至還原古代崑曲藝術至為重要，素為戲曲研究者和梨園人士所重。因其書齋名『玉霜簃』，這批聞名遐邇的珍貴戲曲鈔本，被業界稱為『玉霜簃藏曲』。

程硯秋生前極為重視這批珍貴的戲曲文獻，曾於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延聘學者杜穎陶進行過一次系統整理。杜穎陶將其中自認有價值的優秀鈔本選出鑲裱裝訂，其餘重複和價值稍遜的部分，仍然放入包裹中重紙密裹。上世紀六十年代，這批珍本戲曲文獻一度入藏國家圖書館（原北京圖書館）。國家圖書館延續了杜穎陶的整理思路，將他整理過的鈔本進一步裝裱成為函裝本，對函裝本進行了編碼，並標注了冊數及每冊起始劇的劇名，而包裹中的部分仍未作裝裱。二〇〇五年，北京大學圖書館從程硯秋後人手中購得玉霜簃藏曲，這批珍貴的戲曲文獻自此由北京大學圖書館珍藏。

此次，我社與北京大學圖書館共同整理出版《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程硯秋玉霜簃戲曲珍本叢刊》，彙輯的是經杜穎陶鑲裱裝訂、國家圖書館編號函裝的部分。為了讓更多的戲曲研究者、愛好者更好地閱讀、使用、研究這

批戲曲傳鈔本，我們聯合學界專家，對其進行了系統整理。這些鈔本按照內容分爲曲譜曲文和骨牌燈式燈譜兩部分。曲譜曲文部分包含有大批元明清雜劇、傳奇，以及一些未見記載或暫時未能斷定劇名的散齣，承應戲、開場戲，引子家門和曲牌譜、鼓譜曲譜。爲便於檢索查閱，我們將元明清雜劇、傳奇這一類文獻統一按照劇名筆畫進行排序。邀請中國戲曲學院傳謹教授、華南農業大學白海英副教授分別爲本書所涉文獻撰寫了提要。此外，爲了反映所收入戲曲撰寫時代的嬗變，我們專門編製了『劇名簡表』，將本書所收戲曲按照撰寫時代分爲元、明、清和時代未明四類，著錄劇名和作者。爲展現鈔本曾經的整理及收藏狀況，也方便研究者回溯檢視，此次影印出版時仍然保留了國家圖書館對函裝本所作的編碼及標注。

由於這批鈔本多爲藝人鈔寫，所用紙張非盡上乘，且歷數百年輾轉流傳，因此有個別鈔本字跡漶漫，不易辨認，但爲體現玉霜簾藏曲精粹的完整性，本書也將這幾種鈔本予以保留，一併影印出版。另外，在函裝本藏曲中，雜有一種清道光年間的《古今樂律工尺圖》刻本，本書也予以保留，歸入曲牌譜、鼓譜曲譜一類中。

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此次《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程硯秋玉霜簾藏戲曲珍本叢刊》的影印出版，祇是對玉霜簾藏曲所作的一個初步梳理工作，目的是爲了讓這批珍貴的文獻能儘快面世，讓更多的學者，特別是戲曲研究者、戲曲表演者及愛好者能便捷地研究使用。本書出版後，我們還將對尚未整理的玉霜簾藏曲進行深入整理挖掘。因能力所限，我們的編輯整理工作一定存在不少舛誤和遺憾，敬請讀者予以指正。

前言

程硯秋先生（一九〇四—一九五八），字玉霜，後改爲禦霜，是卓越的京劇表演藝術家，四大名旦之一。他所創立的程派，爲京劇旦角表演藝術的重要流派之一。他自幼家貧，長而好學，喜聚書，愛讀古典詩文和詞曲，據其夫人果素瑛說，他『常在書房閱讀，至深夜而不睡』^{（一）}。在他的玉霜簪書齋裏，藏有大批清代梨園傳本，都是舞臺上久演不衰的南戲、元雜劇、明清傳奇和雜劇的演出本，爲戲曲史和崑曲表演藝術研究者所矚目。

這批梨園傳鈔本來源於金匱陳氏的舊藏。清末民初，在北京梨園界中，藏鈔本戲曲最富者，一爲金匱陳氏，一爲懷寧曹氏，兩家所藏，約計四千餘冊。金匱陳氏，指清嘉慶、咸豐時著名崑曲演員陳金雀，他祖籍金匱（今江蘇無錫），寓居於蘇州。他原名雙貴，字熙堂，號金覺。幼師從老教習徐懋德，學習聲律音韻。嘉慶十六年（一八一六），由蘇州織造府選送南府司樂，拜師孫茂林，習小生。因首演《金雀記·喬醋》，得到嘉慶皇帝的賞識，賜名『金雀』，遂以此名行世。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南府改制，裁退民籍學生，金雀依附外班演出。『每當廣筵通肆，按拍倚聲，聽者無不擊節，信絕技也』。咸豐十年（一八六〇），再應召入南府，爲昇平署總教習。同治二年（一八六三）秋，詔永遠裁革。金雀得暇，遂閉戶讀書，尤嗜古篆，自號學古篆伶人。光緒三年（一八七七）卒，

享年八十七歲。著有《七聲反切易知》、《見聞雜記》、《填詞姓氏考》、《明心鑒》、《劇齣書目錄》和《雜劇考原》六種，『皆敘述樂部聲容、詞曲原委，及教誨梨園子弟心法也』。長子壽山，也習小生，曾搭三慶、四喜班演出；仲子壽彭、季子壽峰皆爲昇平署供奉；壽峰長子嘉樸，爲清末民初著名笛師，曾爲梅蘭芳司笛和授曲。其婿錢阿四（名玉壽）、梅巧玲（梅蘭芳祖父）都是當時的崑曲或京崑兼擅的名旦。光緒三年（一八七七）金雀病故後，兄弟分居，他畢生搜集和鈔訂的曲籍盡歸壽峰所有^{〔一〕}。懷寧曹氏，指安徽懷寧曹春山，名福林，唱崑曲老生，其父曹鳳志，工崑曲小生，父子倆都是嘉慶、同治年間四喜班的崑曲名角。曹春山之子曹心泉則是近代著名的戲曲音樂家。這兩個梨園世家所藏曲本，大部分是兩家和崑曲班社的演出本，還有不少鈔本出自內府和昇平署。民國十四年（一九二五），陳嘉樸在京逝世，未幾二千餘冊藏曲讓歸梅蘭芳和程硯秋，二人各得其半。世稱『梅氏綴玉軒藏曲』和『程氏玉霜簪藏曲』，成爲當時的一件盛事，傳爲曲苑佳話^{〔二〕}。

入藏於程氏玉霜簪部分，一九三〇年，先由書法家魏鐵三（名域，浙江紹興人）做了初步清理，不曾分類編目。次年，經程硯秋的編劇金悔廬（名仲蓀，浙江金華人，《劇學月刊》主編）介紹，將曲本悉數交杜穎陶進行整理、分類和編目。這批曲本共計一千五百六十三冊，含劇目一千四百三十六個，絕大部分是崑曲劇本，也有極少數京劇、秦腔劇本。杜氏從中挑選出五百二十二種，約五百七十八冊，請工匠鑲襯裝訂，並加上函套。另有散包本，約九百八十五冊，含劇目九百十四種，他認爲重複或無保存價值，『仍舊回到那重紙密裹的世界』^{〔四〕}。

在函裝的整本戲中，有七十五種未加著錄的稿本、孤本、珍本、罕見本，或雖經著錄，但傳本較少者。如稿本有康熙五十年辛未端午衡棲老人題於錦帆涇書館的自序本《雙叩闥》，及《三奇俠》（末頁題『桂月望後創稿，越

月告竣」。鈔訂本中有明末清初的《鉢中蓮》，順治十三年歲次丙申孟秋上浣十日彭城佐卿於天津衛寓書鈔《萬年歡》。康熙十一壬子年季春吳郡雙林里甘淡道人錄於閩城劉克爲衙署之《麒麟齋》，康熙十六年十月初十日錄點、吳門楊俊生寫敦倫堂記《爲善最樂》（首頁題「景蘇堂」，演宋王曾父子事），康熙三十三年甲戌潤蒲上浣三日鈔《百順記》，康熙三十四張雲生鈔《鳳凰閣》，康熙己卯年荷月下浣二日平江朱君采重錄《繡衣郎》（下卷），康熙三十九年玉音妙好堂鈔正、天喜沛郡本忠良臣氏識錄《紫金魚》（上卷末尾題「康熙皇爺萬壽日鈔完，是年三十九年」），康熙四十五年丙戌遇重九值夏鈔錄《珊瑚帔》，康熙五十年培德堂主人范陽彩臣校過點板重訂藏用本《釣魚船》，康熙五十七年桂月半癡筆錄《倒精忠》。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八在杭城程倩文家鈔錄並點岱瞻筆《景園記》，雍正七年虎月在寓中高岱瞻鈔《酒色財氣》，雍正九年十二月在儀真縣錄完季秀甫筆、施實侯記鈔《盤陀山》，雍正十二年荷月在杭寓中高岱瞻鈔寫《金蘭誼》；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初二日鈔《天書記》，乾隆四十二年春高岱瞻鈔、江溪主人校訂《御袍恩》（又名《百福帶》）。同治元年十一月十七日學古篆伶人陳金雀煦堂鈔錄完竣《十全福》。甲子年蒲月東海公言錄《倒浣紗》，庚寅年荷月乙丑日鈔錄《雙美緣》，癸酉仲秋鈔《青虹嘯》（又名《簷頭水》），趙舜章至德草堂《爛柯山》，洪善堂鈔《千秋鑒》，洪梅對月軒鈔《玉鏡記》，觀心室珍藏汝南郡《白蛇傳》，三槐堂主鈔《無底洞》（又名《陷空山》），以及《江天雪》、《金花記》、《節孝記》（演黃覺經尋親事）、《五福記》（又名《五福星》）、《稱人心》、《萬里圓》、《牡丹圖》、《四奇觀》、《再來人》、《人中龍》、《馬上緣》、《景玉緣》（又名《千金福》）、《萬倍利》、《落金扇》、《新編菱花賺》、《忠烈記》、《盜金刀》、《雙鳳緣》、《雙鶴配》、《雙和合》（有兩種）、《風流配》、《龍鳳祥》（又名《群星輔》）、《萬珠袍》、《宜男佩》、《玉蜻蜓》、《百子圖》、《雙緣

照》、《順天時》（一名《三山關》）、《順風旗》等，《後漁家樂》（下卷）、《雙鳳緣》（上卷）、《萬壽圖》（下卷）、《迷樓現》（上卷）等。而以曹文瀾在乾嘉間鈔錄訂正的散齣本尤多，計有十三種（其中與龔蘭蓀合作兩種），即戊午杏月（嘉慶三年）廿有八日爲文瀾大哥正、愚弟龔蘭蓀鈔本《兒孫福》，戊午冬月五日文瀾耕心堂校訂《風雲會》，戊午歲仲冬日爲文瀾大哥斧政愚弟蘭蓀《麒麟閣》，辛酉（嘉慶六年）林鍾廿有五日文瀾《後尋親記》，戊辰（嘉慶十三年）冬月曹文瀾重訂《衣珠記》，戊寅（嘉慶二十三年）冬月曹文瀾重訂《千鍾祿》，嘉慶十七年九月廿有二日長洲曹文瀾於京邸三徑書屋鈔《金瓶梅》（有一部題『嘉慶二十三年新正月十有一日於都門松竹堂南軒書，曹文瀾』），嘉慶十八年五月初一日吉立、曹文瀾《奈何天》，嘉慶十八年六月十九日重訂、曹文瀾《珍珠塔》，嘉慶十八年曹文瀾鈔《金不換》（即《錦蒲團》），嘉慶二十年十二月中浣訂《火雲洞》，嘉慶二十四年六月廿有八日書秋鴻譏諷魏忠賢於德壽書室之《櫓机閑評》，曹文瀾鈔。真可謂琳琅滿目，梨園傳本，粲然備列。

鄭振鐸先生主編的《古本戲曲叢刊》第三集，所收清初的戲曲作品，大多數選自『梅氏綴玉軒藏曲』和『程氏玉霜簪藏曲』，其中蘇州曲家桃渡學者（鈕格）的《磨塵鑒》，李玉的《千鍾祿》、《萬里圓》，葉稚斐《琥珀匙》，張大復的《釣魚船》、《海潮音》、《讀書聲》，朱佐朝的《軒轅鏡》、《五代榮》、《石麟鏡》、《雙和合》（兩種，一本署『清朱佐朝撰』；另本則標『清無名氏』），丘園的《御袍恩》（即《百福帶》）等十三種，都是據程硯秋先生提供的玉霜簪藏本影印。康熙時張繫的《雙叩闥》、佚名的《千秋鑒》擬收入《叢刊》第六集（見吳曉鈴擬《古本戲曲叢刊》第六集初稿）。其中《長生樂》、《景園記》、《盤陀山》、《金蘭誼》、《青虹嘯》等，都要早於《古本戲曲叢刊》所收舊鈔本，對版本比勘和研究極具參考價值。至於《磨塵鑒》、《珊瑚帔》、《爲善最樂》等近十種，祇有『綴玉軒藏曲』

有過錄本或複本，由於梅氏書已入藏梅蘭芳紀念館，不便於流通使用，這樣玉霜簪的藏本就更為廣大讀者所關注。

稿本《雙叩闥》傳奇作者張繫，字采于，號衡棲老人，長洲（今蘇州）人。著有《衡棲詞》。康熙四十五年丙戌（一七〇六）秋，她『應徵北上，設帳於王府，館課之暇，奉內主命，草撰雜劇幾種，悉授家優演習』（卷首《自序》）。她是最早創作傳奇劇本，且有存本傳世的著名女曲家，因此為治戲曲史者所重視。尤其是專門研究女曲家的女學者，因未能一睹《雙叩闥》風貌而引以為憾。此本卷首鈐有『王宮女傳』、『張繫』、『采于』等印記。全劇二十五折，借明萬曆時馬大猷蒙冤故事，隱射康熙間實事。惜尾折《恩旌》殘缺，另外多出第十六折《改裝》和第十七折《投江》殘頁，劇中生為韓世宏，旦為王淑真，寫張清替韓世宏死事。與《雙叩闥》的故事情節毫無關聯，可是鈔寫的字體和行款格式與稿本相同，顯然不是他人劇作混入。據《自序》張繫尚有『雜劇幾種』（『雜劇』泛指戲曲），檢《笠閣批評舊戲目》、《今樂考證》等曲目的著錄，今可查考者，尚有傳奇《才星現》和《醒蒲團》，這兩折殘頁可能是其中某劇的佚曲。若確如此，即使吉光片羽，亦彌足珍貴矣。

又如《鉢中蓮》傳奇也是值得一提的劇作，它不分卷十六齣，演王合瑞和殷鳳珠事。廣為流行的地方戲《王大娘補缸》，就出自第十四齣《補缸》。劇中除用崑曲曲牌外，還有弦索、山東姑娘腔、四平腔、誚狷腔、西秦腔、京腔等，七種聲腔集中共演一個劇，反映晚明劇壇諸腔競奏、爭奇鬥豔的盛況。杜穎陶在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四月出版的《劇學月刊》第二卷第四期上，刊行《鉢中蓮》整理本並加以介紹，為研究戲曲聲腔史的學者提供了第一手的文獻資料。

再如李漁的《玉搔頭》，此劇見於《古人傳奇總目》著錄，而《傳奇彙考標目》則題作《萬年歡》。它譜寫明武宗與妓女劉倩倩及范欽之女淑芳的愛情故事。據黃鶴山農《玉搔頭序》載，李漁對這個故事很感興趣，『乙未冬，笠翁過蕭齋，酒酣耳熱，偶及之，笠翁即掀髯聳袂，不數日譜成之』（見清康熙年間《笠翁十種曲》所收《玉搔頭》卷首）。『乙未』即順治十二年（一六五五），劇應撰於這一年冬。玉霜簪藏曲中有舞臺演出本《萬年歡總本》，鈔本卷十四齣後云，『萬年歡上本終，丙申七月初六日起書』。下本卷尾又有一行題記：『順治十三年歲次丙申孟秋上浣十日，彭城佐卿於天津衛寓書鈔。』據這兩則題記，可推知《玉搔頭》原名《萬年歡》，順治十二年冬脫稿後，即付諸於梨園演出。因為深受觀眾喜愛，不脛而走。次年七月，就由江南杭州流傳到北方的天津衛。《萬年歡》二卷二十九齣（比《玉搔頭》少一齣），不標齣名。從情節安排到場次、唱詞及賓白，都與後來刊刻的《玉搔頭》不盡相同，對我們考察這個劇從初創到定稿都極有價值。

在程氏玉霜簪所藏鈔本戲曲中，如《虎符記》、《太平錢》、《迷樓現》、《龍鳳配》、《宜男佩》等五種，皆鈐有『寧府』、『遊戲』、『觀其妙』及『養志堂玩賞圖書』印記。寧府，即寧郡王弘皎的府第，為清代著名的八大王府之一。弘皎是康熙帝十三子怡親王允祥的第四子，字鏡齋，號東園，自號秋明主人，室名春暉堂。雍正八年（一七三〇）封為寧郡王，乾隆二十九年（一六九〇）八月，薨，諡曰良。據《掌故叢編》『聖祖諭旨』所載，康熙皇帝非常嗜好戲曲，他既喜歡崑曲也推崇弋陽腔^{〔五〕}。由於最高統治者的觀賞興趣，直接影響清代宮廷和王公府第的演出，都競尚這兩種聲腔。如《宜男佩》四本三十齣，寫馬士英侄馬無際無惡不作，陷害卜世昌，霸佔其妾蕭韻娘，韻娘不屈，自刎而死。其子宜男長成後，終於為母報仇，合家團圓。這就是一本用崑弋腔演出的臺本。寧府

也藏不少戲曲劇本，其書散出後，吳梅、傅惜華等皆有零本收藏。

這批梨園傳本的鈔錄時間可以上溯明代萬曆末年，如佚名的《鉢中蓮》傳奇，末頁有『萬曆』、『庚申』等印記，或創作於萬曆四十七年庚申（一六一九），其鈔錄應在明末清初，它是『玉霜簪鈔本戲曲』中年代最早的鈔本。陳嘉樑重訂《繡襦記》（上卷）的題記云，『乾隆五十三年菊月二十日錄完，石蓉塘校正』，共和國七年戊午冬十六日重訂』。所謂『共和國七年』，即民國七年（一九一八）。可知鈔本的下限在民國初年。因此，玉霜簪所藏曲本彙集了明末清初到民國年間各代的梨園鈔本。

從這批鈔本的題記來看，參與鈔錄的個人、堂號、班社和書屋等有三十多家。僅陳金雀家所用的就有餘慶堂、松壽堂、壽守堂、觀心室等，他一門三代親筆過錄校訂了大量崑曲演出本、曲譜、鑼鼓譜、身段譜和昇平署承應戲等。除了陳金雀外，還有乾嘉時的蘇州崑曲名伶曹文瀾、龔蘭蓀、奚松年、孫茂林等。尤其是經曹文瀾鈔錄校訂者，不僅僅有總本和小本戲，崑曲名劇的折子戲零本，大多數也都出自他的手筆。過去多誤傳他是曹春山的祖父，其實他們根本就不是一家。曹文瀾名春江，茂苑（今蘇州）人，其堂號為耕心堂，嘉慶後期曾寓居北京。他與龔蘭蓀相友善，同為乾嘉時的名伶。精於律呂，擅長作曲訂譜（鈔本中的《八義記》總曲提綱、《三笑姻緣》總本四冊，皆為他所譜曲）。工書，有魏晉風味；能文，編著有《繡像九美圖全傳》彈詞行世。龔蘭蓀與曹文瀾多有合作，但他自己也留下不少鈔錄和訂譜的曲本。上海圖書館皮藏《至德周氏幾禮居藏戲曲文獻錄存》，所收錄的《崑弋身段譜》，係乾嘉時張季芳、李乾山、曹文瀾、陳金雀等崑曲演員鈔錄的崑弋演出本彙集，未題編纂人，也不分卷。但在第一冊《書館》末，附有陳金雀的師承表：張維讓（太祖師）——朱景福（師祖）——曹文瀾（師

父之岳父)——孫茂林(師傅)——陳金雀。據此譜系,可知陳金雀同曹文瀾、孫茂林的師承關係,他曾拜師孫茂林習小生,而孫茂林係曹的徒弟和女婿,陳金雀應該是曹文瀾的再傳弟子,因此,他們交遊至為密切。曹文瀾、龔蘭蓀、孫茂林(映雪堂)等,或為同門師承,或為親友故舊,他們鈔錄訂正的戲曲傳本都被陳氏所收藏,也就不難理解了。

玉霜簪藏曲中還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保存相當數量帶有工尺譜和身段譜的曲本。如工尺譜有《琵琶記》、《千金記》、《獅吼記》、《紅梨記》、《西樓記》、《一捧雪》、《鈞天樂》、《雷峰塔》、《伏虎韜》(一至六冊全譜,而曹心泉僅譜有稿本九齣)、《雙緣照》、《無底洞》、《祭瀘江》、《金盆撈月》等總本或小本曲譜,還有大量的零齣曲譜。最有價值的要數崑曲身段譜曲本,杜穎陶《玉霜簪所藏身段譜草目》介紹了《幽閨記》、《琵琶記》、《荊釵記》、《尋親記》、《一種情》、《牡丹亭》、《紅梨記》、《水滸記》、《千鍾祿》、《翡翠園》、《黨人碑》等四十三個劇目七十一折身段譜,其中詳譜就有六十五折^{〔六〕},它們都是曹文瀾、龔蘭蓀、孫茂林、陳金雀、金藤光、張宏均、馬鳳章、大慶記、至德書屋、存善堂等十七家的自用臺本。在本書中,據我們初步統計,約一百二十八個劇目中,三百四十多折有詳注或簡注身段。工尺譜和身段譜作為歷代藝人舞臺表演藝術的總結,先是口傳心授,最後纔經像曹文瀾、陳金雀等文化藝術造詣高的藝人寫定,使之成為崑曲演唱和表演的舞臺規範。因此,玉霜簪藏曲中帶有工尺譜和身段譜的曲本,是崑曲傳承和創新的極為寶貴的文獻。

對這批經歷三百多年歷史滄桑的梨園傳本,京劇大師程硯秋先生生前倍加愛護和珍惜,他不僅聘請專家整理,鑲襯裝訂,加以函套,而且還親手對某些劇本編號,並在每劇封頁加鈐『玉霜簪藏曲』古文印章;即使在抗

戰期間也一直攜帶身邊，不讓它們受到絲毫損失。『十年浩劫』時，程夫人果素瑛女士遵照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將玉霜簪藏曲捐贈給北京圖書館（今國家圖書館），纔躲過那一場劫難。據云程氏後人爲了集資籌建『程硯秋紀念館』，纔將『玉霜簪藏曲』推向嘉德公司拍賣會，北京大學圖書館慧眼識珠，購藏於該館的善本書庫。

這次編輯出版《北京大學圖書館藏程硯秋玉霜簪戲曲珍本叢刊》，我們在清理核查中發現有些重要的稿本和鈔本，已經從嘉德公司拍賣總目中消失。如卷首有康熙五十年辛未（一七一）端午衡棲老人自序的稿本《雙叩闥》、萬曆四十七年壬申（一六一九）鈔本《鉢中蓮》、康熙三十四年（一六九五）張雲生鈔本《長生樂》、咸豐八年戊午（一八五八）譚光祥四折稿本雜劇（劇名佚）等。《雙叩闥》因有北京圖書館拍攝的膠卷，纔得以影印收入本叢刊，《鉢中蓮》則幸存當年杜穎陶的整理本（收入中國戲劇出版社出版的《明清戲曲珍本輯選》），我們還能略窺該本的面貌，至於後兩種，不知流落何處。

在杜穎陶先生未加整理的散包鈔本中，整本戲不多，主要是折子戲，雖然劇名重複者較多，但從拍賣目錄來看，也不乏珍本、孤本和罕見本。最早鈔本如乾隆四十四年（一七七九）三桂堂的旦角單本《寫本》、《堆花》等九折，乾隆五十六年（一七九一）三月初三陶文虎記《四聲猿·罵曹》等。鈔訂者中也以陳氏一門爲主，而乾隆至德書屋、曹文瀾、奚松年皆有多種鈔訂本。如奚松年是乾隆後期蘇州織造府的名演員，專攻大面，曾搭揚州鹽商洪充實家班演出^{〔七〕}，他有《人獸關》、《翡翠園》、《看策》、《火判》等十餘種演出本，及《雙紅記·青門》曲譜。從嘉慶至同治年間，崑曲名老生陳壽峰所鈔單折劇本約二十餘種，大多數是他的演出臺本。民國五年（一九一六）陳鐸（筠石）有《獅吼記》總本曲譜；未見著錄者，有光緒九年（一八八三）三月餘慶堂陳記《雲鶴洞》下本

曲譜、光緒十四年（一八八八）陳盛喜鈔《雙鈴記》曲譜；至於乾隆四十五庚子（一七八〇）、道光八年戊子（一八二八）鳳鳴所記的《雷峰塔工尺譜》四冊，其間相隔四十年之久，可見用心之誠之專。按：鳴鳳，係擊鑼手金生之弟，爲南府伶工，習淨，兼工小生。道光七年（一八二七）南府改制被裁，攜眷南歸^{〔八〕}。整本戲有福壽班鈔《蕩寇志》（六本）、《菱花賺》（三十二齣）、《雙璉璧》（整本，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榴月二十二日鈔）、《雙金牌》（二本）等傳奇，皆不見於著錄；仁壽堂鈔《粉妝樓》（五本），雖見於王芷章《清昇平署曲目》中卷『傳奇』著錄，但僅存精鈔本一冊。這後兩種也非常罕見，祇有梅蘭芳綴玉軒有過錄本。

散包鈔本佔玉霜簪藏曲的大部分，遺憾的是未能影印收入本書。『梅氏綴玉軒藏曲』爲金匱陳氏所藏梨園鈔本的另一半，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雖傅惜華先生編過《綴玉軒所藏戲曲草目》二卷，但綴玉軒藏曲疊經變更收藏單位，目前究竟存本多少，散佚多少，都是未知數。何時能將梅、陳兩家藏曲尋其流失，汰去重複，集中精品，再彙聚在一起刊印，使之珠聯璧合，構成一座文獻資料豐富的崑曲臺本寶庫，這不僅對戲曲文獻的整理和出版者，更對戲曲史和戲曲表演藝術的研究者都具有重要的意義，大家將翹首以待。

（附記：上海圖書館郭立暄研究員、首都圖書館邸小平研究員幫我核查有關材料，謹向他們致以誠摯的謝意。）

吳書蔭

二〇一三年六月夏至

〔一〕見陳叔通《程硯秋文集序》，中國戲劇出版社，一九九五年，頁二。

〔二〕參見董文煥《陳金雀傳》及王芷章《清代伶官傳》卷中陳金雀父子的小傳。《陳金雀傳》載《研樵山房日記》，見董壽平、李豫《清季洪洞董氏日記六種》，北京圖書館出版社，一九九七年，頁六四七—頁六四九。

〔三〕曹氏藏曲，曾由杭邵銳編有《懷寧曹氏藏曲草目》，計有五百三十多種。祇知其中七十種，於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為商務印書館涵芬樓所購藏（見《盧前曲學四種·〈讀曲小識序〉》，中華書局，二〇〇六年，頁九三），今歸中國國家圖書館。其他部分下落待考。

〔四〕杜穎陶《記玉霜移所藏鈔本戲曲》，《劇學月刊》一卷六期，民國二十一年（一九三二）六月出版。

〔五〕見故宮博物院掌故部編《掌故叢編》，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三月，頁五一。

〔六〕載《劇學月刊》，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第二卷第六期。

〔七〕見李斗《揚州畫舫錄》卷五，江蘇廣陵古籍刻印社，一九八四年十月，頁一二三。

〔八〕見《清代伶官傳》卷上，中華書局，民國二十五年（一九三六），頁九七。